

通關密語

將機車直接斜立在騎樓後，你脫下雨衣，用力擰乾褲管下緣，身上還殘留一股水漬的霉味。你鬆一鬆球鞋，清楚感覺到襪子緊黏著腳掌，衣領溼成一片。兩旁黯淡的招牌還兀自滴滴答答，整個城市彷彿皺成一團。

你從機車前方的置物箱，拎出一張溼漉漉的廣告單，背後隨意抄寫的原子筆字跡有些暈開。你複誦好地址後，沿著騎樓往前，頭上清晰可見的壁癌，裂出底層溼潤的水泥色澤。你確認門牌號碼，抬頭看著大門口上的店招，用來漆名字的藍色油墨已經有些筆劃隱沒。這裡竟是一間麵店，你的期待全然落空。

店裡的位子空蕩蕩的，牆角木檯上的電視機，朝著門口嘩啦啦地放送。你看看鍋爐中的水些微地滾燙冒泡，完全看不出有什麼東西被煮至熟爛。鐵製的餐桌還留有飯粒和麵條，上頭的電風扇卡滿了油污，正艱澀地轉動；地板上隨機散落免洗筷，剛從免洗筷上撕開的塑膠套，則有氣無力地圍繞著桌腳滾動。你心中滿是疑惑，清清喉嚨，正要禮貌地問候，一個婦人從簾後竄了出來，賠笑地問你想點什麼餐。你搖搖頭，說是林主任介紹來的房客，想看房子。

婦人額上滿是纍纍的汗珠，聽見你要看房，緊繃的笑容，頓時放鬆不少。她用圍裙的下擺反覆擦拭油膩的雙手，一面要你稍待片刻，接著又迅速地轉身走進門簾之後。

麵店旁有一道突兀的紅色鐵門，邊框鏽蝕嚴重，只剩一層薄薄的漆。牆柱的下緣已經有大片的磁磚崩落，電鈴是傳統的銀黑色鐵盒，似乎已經喪失了作用。鎖孔太久沒有上油，開鎖時發出尖銳的不協調聲，幾乎得用盡力氣，才能夠轉動。你隨著婦人拾級而上。階梯的寬度比你想像中更加湫隘，你的腳後跟整個大半懸空，腳趾膽顫心驚地硬塞入每個階梯，雙手小心翼翼地扶牆而上，像是在狹窄的逃生梯移動，清晰地聽見自己一舉一動的回音。

三樓的套房有兩間，右邊那一間前幾天才退租，五坪多左右有獨立的衛浴，婦人上下打量你，試探地問你是不是上班族，你搖搖頭，說自己只是個代課老師。

做為一間套房，空間看起來頗為寬敞，進門的右手邊是廁所，乾溼分離、梳妝鏡、洗手檯，一應俱全。最裡頭的牆角放了一張單人床，床後則是一道木製的隔板。你敲了一下，附耳傾聽，猜想另一頭應該也是一間出租的套房。冷氣機是年代久遠的東元窗型冷氣，塑膠邊框些微泛黃。天花板重新粉刷，且裝了一盞過於誇張的三段式藝術燈。靠窗的部分放了一張書桌。你拉出椅子，打開窗，坐了下來，

想像未來每個夜晚一個人的境況。

「一萬一！」你試著向婦人殺價。

窗外的雨開始慢慢停了下來，你可以聽見雨水緩緩地滴落在窗臺。婦人想了一會兒，點點頭，不忘提醒你要先繳三個月的押金。

你微微頷首，盯著窗外溼潤的街道，竟然有些失落。

晚上，你將自己置身在凌亂中。教具、書本、手電筒、電鍋、風扇、衣架，散落成你過往的回憶。收拾搬家的行李，是一件累人的事。每件物品必須在「帶走」與「留下」之間，反覆抉擇。你將老媽前幾天買的一件黑色防水夾克，攤開來放在大腿上，反覆摩挲背後凸起的反光標幟，假裝這是一場被放逐的旅程。因為你必須忘懷筆直的街道、熟悉的晴天、誘人的小吃，想像偏離軌道的人生，曲折地浸潤在陰雨的城市中。

你把之前出國用的大行李箱從衣櫃中拖了出來，拿了一塊抹布擦去厚重的灰塵，反覆按壓拉桿、檢查每個口袋和拉鍊，然後雙手用力一推，半開玩笑地看著一只空行李箱在你房間滑行不遠後絆倒。你感到一種怯懦感發作，一動也不動，完全不想整理眼前的零亂。

你靠著窗檯，雙腳盤坐，駝起背頹廢地坐在塑膠圓凳上，正自怨自艾撫摸著牆緣粗糙的油漆，想著這幾年南北奔波的辛苦時，女友打電話過來。

「今天早上報到的如何？」女友劈頭就問。

「還好啦！學校主任看起來人都挺好的。……而且，我還順道找好了房子。」

「什麼地方呀！不多看幾家？」女友驚訝地反問。

「就學校附近吧！走路不到十分鐘，裝潢也挺不錯的。」你試著甩開早上那場狼狽的看屋經驗。

「那下個禮拜搬？」

「嗯，應該吧！」你有點無奈地回應。

窗外的迷迭香枯成焦脆的黃褐色，剛生出的細芽，帶著孱弱的淡綠。你拿起桌上的馬克杯，順手將喝了一半的冰水，倒進花盆裡。你戳戳根部的土壤，鬆軟其中的堅硬，然後將花盆旋轉成另一個向陽角度。你想，至少在記起下次澆水前，還能嗅到其中的香味。

「喂！你到底有沒有在聽呀！」

你回過神來，早就忘記女友在嘮叨什麼。你對她說你今天實在太累了，改天再聊，安撫她一下，就掛上電話。然後，你整個人蹣跚在床上，癱軟無力。女友和你是大學班對，到現在，交往也已經八年了。畢業後，一起實習；考試時，互相鼓勵。對於你而言，不知道是幸還是不幸，實習完的第一年她就考上了教職。而平日成績名列前茅的你，竟然怎麼考也考不上。你感到像是命運的嘲弄。退伍至今，你有一種記憶中不曾有過的失落。彷彿人生崇高的理想逐步遷徙成為現實的囚徒。結婚、生子、穩定的工作，這些女友的期盼，看起來再簡單也不過的事物，必須濃縮成為你往後某個階段的幸福。身旁人的眼光，在你站上可靠的舞台之前，都只能疑惑你目前的生命，是否算是成功。

你狠狠地用力踹了鐵門，發出巨大的聲響。整個走廊都幾乎可以聽到發洩後的回音，傍晚的空氣有一種陰沉，彷彿呼應心中的怒意。你想到剛才上課的時候，認真的推導公式，竟然還有人趴著睡覺。你試著走下講台，喊了一下他的名字，只見他雙眼半開半闔，一副猶自假寐。然後你又提高了音量，大喊了他的名字，他仍然紋風不動。這時全班的同學都回頭注視你，看你該如何解決這場尷尬。你緩步走到他身旁，伸手搖了一下那位同學，結果，他突然站了起來暴跳如雷指著你。

教室的窗戶模糊地映照著你的狼狽，但窗外的世界卻仍故作鎮定。你感受頭上每盞日光燈灼熱地燃燒你的身影，你只能怯懦地站回講台，離地二十公分。「可以的！」，你想起了當下對自己這麼說。但接下來你卻完全聽不清楚學生對你的詈罵。你只能雙唇顫抖，直視著眼前如洪水的浪潮，迎面襲來。腦海裡片段地浮現騎協力車、揮動學士帽、大合照、電梯、所有人的掌聲，然後你大吼，重重一腳，往前用力踹了過去。

「請問？發生了什麼事嗎？」一個稚氣的聲音從樓梯口傳來。

你嚇了一跳，方才的怒意全消，趕緊收拾自己的糗態。你探頭往樓梯口一看，是個小女生，年紀似乎才高中左右。你有些疑惑，心中正想著她是誰。她就直接表明自己的身份。

「最近搬來的？」

你尷尬地移動雙腳，囁嚅地回答說鑰匙忘了帶，不知道該怎麼辦。為了掩飾自己不是破壞東西的暴力狂，你刻意擺出平常那種謙恭有禮的腔調。

「你要不要到隔壁來，我拿備份鑰匙給你。」少女甩甩頭示意。你雙手扶著樓梯兩旁的牆緣，緩步下樓。少女揮著細長的右手，示意你跟著她走。少女說她叫小

茜，你口中的房東太太是她老媽，平常麵店關門的時候，母女兩人就住在隔壁。你看了一下手錶，五點半，麵店的生意異常的好。每張鐵桌幾乎都坐滿了人，冷氣聲轟隆隆地作響，電視正播著晚間頭條新聞，每個人眉飛色舞，所有人正渡過屬於自己愉快的夜晚，而你在鼎沸的人聲之中，竟然感到一種孤獨。這時你眼角的餘光瞥見房東太太正在煮麵檯前迅速撈麵、下麵。絲毫沒有注意到你走下樓。小茜說她有時候會幫忙店裡的生意。剛才原本是要提一桶沙拉油給老媽的，回去時經過樓梯聽見巨響，還以為是有人滑倒。

你有些尷尬，只得訥訥地笑，這時你才赫然發現小茜走路的姿勢頗為怪異。她的上半身不自然地往前傾，肩膀有些吃力地提高，然後小腿以一種不尋常的角度向外彎曲拖行。

大概是發現你跟在她身後，盯著她走路，小茜的腳步有些放緩。你刻意假裝什麼也沒有發現與她並肩而行。

小茜的家其實也沒有多遠，只是需要麻煩地走到騎樓外的人行道，然後越過一道非常短的斑馬線。從外觀來看，小茜家是棟兩層樓的磚造房子，屋齡有些久遠，幾乎可以看見牆面剝落後的水泥底漆。

一樓落地窗推開後，小茜示意你在外面等她。她繞過客廳的茶几，轉身走入神龕旁的走道。你一個人站在落地窗外，四處張望，發現牆角邊有一盆迷迭香。於是走了過去，蹲下來，很自然地用手輕輕搓揉孱弱的葉片，然後將指腹放在鼻尖用力一聞，一股獨特的香氣，彷彿穿透你的生命。你無聊地起身，探頭看了一下客廳的擺設，神龕前的小金爐插著三枝線香，幾乎已經燒盡，正中間的神祇被熏地面目模糊。你看著旁邊擺放一台 PS3，規律地閃爍橘色的待機燈號，電視則被定格在賽車通過彎道的畫面，場景逼真，彷彿現實人生裡的真實競技。

小茜看來是找了許久，才找到備份鑰匙。她一跛一跛艱難地走了出來，你下意識趕緊上前做出一個要攙扶她的姿勢，她卻巧妙地繞開你的雙手，直接將鑰匙塞到你的掌心。你看著她手上掛了一串佛珠，頭髮卻不知道什麼時候紮成了馬尾。

你連忙說了聲謝謝，腦筋不斷轉動，想努力擠出些熱絡氣氛的話。沒想到小茜毫無怯場，開朗地笑著問：「你是數學老師？」

這時，你看見她眼神中蘊含一種讓人心安的感覺。圓圓的臉頰，帶有一股惹人憐愛的稚氣。你平日就是個不善言詞的人，這個時候竟然辯材無礙，開始和小茜聊起天來。

「那，有不懂的問題可以問你嗎？」小茜反應得很快，像是熟稔與人對話的技巧，試著不讓氣氛變冷。

你點點頭，然後試探性地反問「你是附近的學生？」
小茜搖搖頭地說「我休學了。」

你刻意發出表示同情的聲音，彷彿惋惜她的不幸，這時你又不禁意瞥視她的雙腳。腳踝的部分異常地腫脹，把牛仔褲下緣撐地鼓鼓的。你不知道那裡是否會劇烈地疼痛，又或者，關於這一切的人生早就沒有了知覺。你突然很想安慰她，但想到這種話，也許她從小到大早就聽膩了！所以，話到嘴邊又縮了回來。你拿了鑰匙後，小茜又轉身坐回客廳的沙發，按下搖控器，繼續玩著她的電動。妳看著她嘴角揚溢的笑容，雙手緊握搖桿，身體投入隨著畫面左搖右晃，就像是真正在駕馭每場比的賽關鍵動作，然後迅速地通過每一個彎道。

夢裡，你騎著機車，載著女友，迅速地在夜色中穿行小巷。宛如嘉年華的人潮瘋狂地向市中心簇擁。最後，你將車子停在步道旁，飛奔地拉著女友，衝向山頂。那裡是你平日喜愛眺望全市的秘密基地。距離倒數只剩下十分鐘，你想和女友在最近的距離，看見新年的璀璨。但就在這個時候，一陣劇烈的疼痛，從腳底蔓延上來。你坐臥在階梯上，左手緊握著腳踝。你大聲叫喊女友的名字，她充耳不聞地一路離你而去。午夜，歡呼聲響起，一顆煙火衝上雲霄，在你身後炸開。你回頭一看，只見一道光芒迎面襲來。

你嚇出一聲冷汗，原來是手機響了。你打開房間的燈，看看牆上的時鐘，好像是九點。自己不知不覺竟然睡了好幾個小時。你看了一下來電顯示，是女友打來的。你遲疑了一下，不太確定是否該接這通電話，於是，又輕輕地把手機放回原位。你凝視著不斷在桌面上顫抖的手機，心中反覆掙扎，直到鈴聲停了下來。你在床緣一個人困坐了許久。想到剛開學的一切都不是很順利。攤開課表，一個禮拜零零碎碎的十幾節課，學校的同事們和你之間總有一種陌生的隔閡。雖然每次出遊，他們都會禮貌性地邀請你，但你常從他們的話題裡，感到自己異常薄弱的存在。於是，你心中有一個念頭，一年後，你一定要離開這裡。

換好衣服後，想想今天晚上也還沒有吃，於是決定去外面買份晚餐。你一個人步行到對面的公車亭，抬頭看看路線圖，整座公車站牌已被漿洗成灰白色澤，模糊不清。雨後的路燈亮起一種行將塵封的昏黃，一大群白蟻追逐著餘光，在你眼前壯麗地飛舞。你確定好其中幾路可以到廟口的公車，在心底默背一次。靜靜地站在車牌旁冥想。晚上的霧氣，薄薄地罩著彎曲的街道。你站在坡度稍陡的人行道上，看著整片月光銳利地切削公寓外牆。對於夜景，你有一種無可奈何的陌生感。這時你隔著一條馬路，隱約地看著小茜在麵店裡收拾。你看著她一邊用手擦拭額頭上的汗珠，一邊解下腰間的圍裙，整齊地摺好放在餐檯旁的櫃子裡。然後環顧著每張杯盤狼藉的鐵桌，做了一個俏皮的鬼臉。旁觀的你不禁會心一笑。不知道是不是你一直注視，小茜像是有所察覺地抬起頭來。她看見你在馬路的另一頭等

著公車，開心地向你揮手。你也有些不好意思地向她揮手。

等了半個小時，公車依然沒來，你感到有些不耐煩，想到自己在這個城市，連吃頓飯，都不能隨心所欲。只好順著人行道，信步走到下個街口的便利商店，買一碗泡麵裹腹。

回到麵店，幾乎已經打烊，房東太太正忙著在廚房刷洗鍋子，準備明天開店的食材。你看見一整排板凳被倒放在桌上，地上散落著菜渣、揉成一團的紅色面紙、還有已經翻倒在地的紙杯。小茜緩慢移動她的雙腳，拿著掃把，努力將垃圾聚攏。不知道為什麼，你很自然地放下手上的東西，彎下腰幫忙撿拾地上的垃圾。等到所有工作都告一段落，你才赫然發現已經十點了！你看看攤在桌上的泡麵，有些無奈。

小茜大概也注意到你還未吃晚餐，親切地問你想不想吃一碗麵。你遲疑了一下，隨即點頭。

你看著她熟練的打開麵台的瓦斯爐，將熬好的高湯從冰箱裡拿了出來，倒了一點在小鍋子中。接著再加入一點熱水，開始加熱。然後，拿出砧板、切好蔥、竹筍、海帶、滷蛋、豆干，再將麵團放入一旁的麵簍，浸入熱水中煮熟。

不到十分鐘，一碗簡單的麵就已經完成。你感到很驚訝，下午的時候，她還緊握著電動搖桿，玩賽車闖關遊戲，但現在竟然能俐落的煮好一碗麵。你把整碗麵放到鼻尖下一聞，頓時感到香氣四溢。你用湯匙舀了一口湯，只覺得有一種微辣的挑逗，用力夾起一大團麵條，吸入嘴裡，你感受到一種前所未有的幸福。

「好好吃呀！」你豎起大拇指，稱讚小茜的廚藝。

「從小看媽媽煮麵，都已經煮了幾百次了吧！這叫熟能生巧嘛！」小茜訥訥地笑著，對你的稱讚有些不好意思。

「真的是太辛苦妳了，晚上還要幫忙店裡的生意。」

「還好啦！習慣就好。」小茜一邊和你說話，一邊蹣跚地走到柱子旁關掉電風扇。

「你的腳還好嗎？」你有點驚訝自己竟然這麼直接地問。

「大部分的時候，是還好，但痛的時候就不行了。」

「要常復健嗎？」

「出生時就這樣了，你看我的腳踝幾乎都變形了。」小茜指著牛仔褲下緣。

小茜對腳的事情直言不諱，不知道為什麼，讓你因此鬆了一大口氣，你甚至有一種和她更加親近的感覺，至少以後聊天時不用再避諱什麼。小茜擦拭完煮麵檯之後，確定所有的爐火瓦斯都關閉，就到一旁按下鐵捲門的開關，將鐵門降下一半。

你禮貌地站起來，想要正式告辭回到二樓，沒想到這時小茜叫住你。

「那個，我以後可以叫你大哥嗎？」

你楞了一下，隨即明白她的意思，點點頭。

「很抱歉，我不太想叫你老師，總覺得這樣好拘束哦！」小茜頓了一下又接著說

「我明年想要復學，不知道以後晚上可不可以找時間請你教我數學？」

看著小茜誠懇的眼神。你點點頭，語調稍高，連說沒問題。小茜一聽，像個小女孩似的，開心地擊掌。你彎下腰，側身從降下一半的捲鐵門走到外頭，你看見鐵捲門下小茜露出的雙腳仍然艱難地支撐著，但語氣卻異常愉悅地和你道別。

「明天見囉！」

「嗯！明天見」你高聲地回答。

十一月以後，雨開始變小了，一整季的酷熱，若無其事地從你生活中走過。午後暴雨的天氣，取而代之每日的陰雨綿綿。陽光深埋在厚重的雲層，你只能獨自孵化一人份的樂觀。你還是一如往常，憂鬱地盯著窗外的天空，凝視遠方的地平線，想念晴朗的天氣，筆直的街道。放逐的感覺更加根深柢固成爲生活的一部份。唯一讓你慢慢習慣這一切的是小茜。於是你看待此刻的人生，眼神也變得更加游移。這段時間，你晚上偶爾幫忙麵店的生意，陪小茜討論功課。當然，如果假日還留在這個城市，也會陪著她玩玩最愛的賽車遊戲。小茜對於賽車的瘋狂執迷，常讓你感到不可思議。她常說，你與她的賽車才是真正的賽車。

「這一題就是這樣解的呀！」你有一點生氣地說。

小茜似乎聽出了你話中的愠怒，睜大眼睛看著你。你看見她的眼神閃爍著無辜與疑惑，頓時心軟了不少。

你想起你高中時代，就善於解題。再怎麼艱澀的題型，即使所有人都放棄，你也堅持到底。所以你不懂小茜，爲什麼遇到難題，總是漫不經心，像是什麼也不做，從高處俯視一場僵局。於是你又耐著性子，從題型的幾個基本原理說起，然後又歸納了幾個解題的步驟。你看見小茜不斷地點頭，看似專注地聽你說著每一道題目的切入點，但實際上卻像在看著過於抽象的表演。於是，你突然嘆了一口氣。

「那好吧！今天我們就先上到這裡，改天再來討論吧！」

你收拾了一下桌上的東西，看看時鐘，快要十一點了，外面的車聲慢慢變小，路燈投下一團黃澄澄的光影。

「大哥，我有一件事想拜託你。」小茜拉住你的衣角，眼神哀求地看著你。

「什麼事？」

「我今天晚上想去看流星雨！」

「什麼？」你失聲驚呼，以為自己聽錯了。

小茜說今天晚上是英仙座流星雨的最後一天。然後，她想起了從她們家對面的公車站牌，往上坡走，有一條步道，可以爬上山頂。從那個方向，幾乎能夠看見整片天空。聽小茜這麼描述，你才猛然想起，的確每天早上出門上班時，總會見到一些爬山運動的人群從步道那邊緩緩走下來。當然如果是白天，答應小茜的要求，是絕對沒有問題。但現在卻要你半夜帶著小茜到山上看星星，於是你開始躊躇了起來。

「拜託啦！」小茜弓著身嘟起嘴，張大眼睛，直視你緊抿的嘴唇。

你看著她，雙手一攤，表情嚴肅地對她說，只能夠看一下子。她開心地拉起你的手，為了讓你放心還不斷地說，這裡和你曾經住過的都市不一樣，每個人都很善良，晚上根本就不會有什麼壞人。

「那你要和你媽媽說嗎？」你還是不放心地問。

「當然不要呀！」小茜有一點生氣地說「我都已經十七歲了，我媽竟然從來沒有帶我爬過山，你不覺得很誇張嗎？」

你點點頭。這倒是。也許是顧慮到小茜的腳只能夠近距離地移動，就算是坐電動輪椅，應該也只限定在某些範圍內。

「那就十二點在一樓見囉！」小茜怕你反悔，搶先和你約好時間。

你看著她，再一次鄭重地聲明，如果小茜的媽發現，就不會帶她去了！

十二點多，你輕輕合上一樓的鐵門，看看手錶，空氣中漫延一股寒氣。你抬頭望向騎樓的邊角，無意間瞥見破掉的蜘蛛網半懸在空中。小茜早在馬路對面等你，看見你如期來到，開心地向你揮手。她穿了一襲白色的洋裝，搭了一件深色牛仔褲，脖子上銀色心型項鍊，特別耀眼。

「你媽媽呢？」

「放心，她都很早睡，現在早就睡死啦！」她得意地說

你順著小茜的指示，小心翼翼地看著兩旁有無來車，然後跨過了馬路，走到對面的人行道。你從包包裡拿出手電筒，將光源調到最大，讓細長的光束穿透黑夜，牽引著你走到步道的入口。凌晨的山色，比你想像中還要朦朧，你可以感受到霧

氣一層層地在腳邊堆疊，宛如讓人踩踏柔軟，忘卻黑夜的冷峻。你抬頭一看，兩旁的路燈，已沿著邊坡將山壁環繞成一條溫暖的長河，像是在視線裡虛構一幅藏有哲理的素描。坡度比想像中和緩，小茜的輪椅應該可以上得去。原先擔心路面會有許多積水或淤泥，也出乎意料的平整。風紆徐地從耳蝸吹過，一種被梳理的感覺，湧上心頭。你回頭看看小茜，問她冷不冷。她搖搖頭，開心地和你說了許多過去的事。你心想這個女孩因為這雙腳，一輩子都只能困守在這方天地。失去了太多不能嚐試的事，讓你每次看著她，總感受到她的世界像是塊缺損的风景。

好不容易爬上山頂，居高臨下，看見了海在右手邊的地平線，積成一潭黑色的墨。這是你第一次看見這個城市外的海洋。無雨的夜空泛著薄光，雲層卻比想像中還要厚重，星星略顯稀疏，你心中祈禱這一次能夠看見如夢般的流星。

「大哥，你家鄉也有海嗎？」

「我的家鄉呀！」你想了一下搖搖頭「那裡應該沒有吧！我家比較靠近內地，要看海可能還要開車到海邊吧！」

「是哦！那話說回來，你家的海和這裡的海是連在一起的吧？」

「連在一起？」這話聽起來很古怪，你想了一下「理論上是吧！我們所有的人都被大海包圍，不是嗎？」

小茜又問你許多關於家鄉的事。這時你才想起自己在不知不覺之中，習慣了這個城市雨後迷離的感覺。關於記憶中的家，已經不再那麼地鮮明如昔。過了這個冬天，學期代課也即將結束，那個時候，你會毅然決然地回到你熟悉的家嗎？該被照顧的父母、該被兌現的結婚生子、該行進的筆直人生……小茜毫無間歇地問你，像把剃刀剖開你一直想遺忘的難題。你很想回答小茜，卻又覺得接下來好像不得不說一些離別的話。

「也不一定吧！現在老師這麼難考，我家附近的學校也未必會開缺吧！」

「所以，有缺就會去考，對吧！」

你沉默了一下，不知道該怎麼回答。

「我說妳今天怎麼話這麼多呀！」你故作生氣地回擊。

「也沒有哦！我今天是特別關心你，看你平常好像鬱鬱寡歡。」小茜咯咯地笑了起來。

「哼！你還是想想妳自己的事吧！」你話一脫口就後悔了，連忙改口說希望小茜好好用功。

「唉！」小茜嘆了一口很長的氣後，就不再說了。

凌晨一點，流星雨還是沒有出現，時空彷彿靜靜地蜷縮於此。雲層堆疊地更加厚重，黑暗中的野草靜立不動，世界像是瞬間黯淡了下來。你試著從尚有薄光的另

一邊天空，找尋星星的蹤跡，望著下墜的地平線，捕捉若隱若現的可能。你感受到正上方好像有飛機穿過，但宇宙就像一具靜謐的箱子，所有事物都在此不由自主地飄零沉澱。

「大哥！妳說我以後會不會談戀愛呀！」

小茜大概是試著打破尷尬，又開始聊起其他事情。但你卻有點驚惶話題怎麼扯到這裡來了。

「以前在學校，看到班上同學放學後，都有男朋友來接她們，我都好羨慕哦！」

「會吧！」你還不遲疑地回答「我們家小茜是大美女，追她的人大概可以從教室排到校門口吧！」

「才怪！」小茜連呸數聲，像是不認為自己這樣子還可以有什麼幸福。

你嘆了一大口氣，像是吐出所有被擱淺的夢想。想想小茜也十七歲了，這個年紀的女孩不就是想淺嚐甜蜜的邂逅，練習與另一個靈魂親暱的同步嗎？但你知道，上天給她的命運是條曲折的路，她只能拖著沉重的渴求，練習樂觀的人生。然後，你想起了如果自己真的要離開這個地方，那麼還有誰能夠和她一起渡過每個陰雨籠罩，動彈不得的午後呢？

「大哥，你說你們的考試是怎麼考的？要不要我幫你呀？」小茜又無聊地開了一個話題。

你莞爾一笑，搖搖頭。想到自己每次上臺試教，就會暈眩到語無倫次。你拙於言詞的缺陷，幾乎是命中註定；但卻又不得不讓自己變得侃侃而談。你師範院校的其他同學，每個人都能夠渾然忘我，在講台上完成一場精采的表演。你也一直學習表達的藝術，說話的技巧，但努力總像是沒有回音的祈禱。你知道只要自己仍然選擇這條道路，命運的主宰就會為你設下一條永遠無法跨越的鴻溝。

「不就是站在台上說話嘛！這一點我還在行」小茜似乎胸有成竹。

「哼！說閒話妳最在行啦！這種考試可不比一般。」

「我是說真的！」小茜定睛對著你看「我有一個方法包你上台不會緊張而且對答如流！」

「真的假的！你不要亂講呀！」

「真的啦！你要不要聽，耳朵靠過來，我只講給你聽。」

你半信半疑，蹲低身子，靠近小茜身邊，此時你聞到迷迭香誘人的氣息。從她口裡呼出的字句，竟然像句密語，讓你敲開緊掩的門扉，步履優雅地走過時間的花園。你感到胸口升起一股溫暖的悸動。

「明白了吧！考試時不斷默念這句話，就會考上的！」

「這麼靈，妳有用過嗎？」你隨口一問。

小茜卻像充耳不聞，若有所思地望向遠方。

「大哥，你扶我起來，我想近一點看看那邊的星星。」

你點點頭，拉起她的手，小茜一跛一跛地走到邊坡前方。她左手撐住欄杆，雙腳踩著一塊圓石。你關掉手電筒，闔上眼睛，讓小茜與你置身在靜止不動的時光中。漆黑的夜色，最後還是吞沒剩下的星群，但你想像中的光點，卻在記憶中擴展成明亮的詩篇。

流星雨始終沒有出現，也許那一天根本就不會有流星雨。你是這麼想的。

放榜的那一天，小茜要求你一定要和她一起看榜單，你無奈地只好把房間的那臺筆電搬到樓下。你先測試好網路，確定可以連線後，就連上學校的網頁。

「他們是說幾點放榜呀？」小茜又一次確認地問。

「就八點以前呀！」

「現在都七點五十幾分了，還不放！會不會有問題呀？」

小茜又聒噪地說了一些話，想緩和一下氣氛。

「我說，大哥，你那一天回來也說上臺試教很流暢呀！我想應該沒問題的。」小茜認真地安慰說「而且，你確定有默念我教你的那句話嗎？」

你用力地點點頭，想到那一天試教，抽到試題時，不禁大喜過望。那不就是你去年考試抽過的題目嗎？你反覆地默念小茜教的密語，腦海裡排演每個試教的環節，深吸一口氣，踩著堅毅的腳步走上講台。你清楚地聽到皮鞋腳後跟輕叩的回音，宛如在風中盤旋，越過了蜿蜒而上的步道，終於及時攬住每個落下的星星。

「那就好！」

牆上的鐘無聲無息地來到了八點整，沒有任何聲音的提示，你必須迎接另一個人生的轉折。

「八點了！大哥，你坐到對面去，讓我先看。」小茜突然任性地把筆電搶了過來。你不解地看著她，雖然她常有一些稀奇古怪的想法，但你只好順著她的意。

小茜按下電腦重新整理的按鍵，網頁果真出現了甄選結果的連結。她緊張地按下滑鼠右鍵，選擇另存目標。然後，在電腦桌面連點兩下，打開了 word 檔。

「怎麼樣？」你緊張地問，很怕又是另一場落空。

小茜緊緊地抿住嘴脣，雙手顫抖地握著滑鼠，抬頭看你。此時，你望向她深邃的瞳孔，像是在黑暗的夜空裡搜尋，彷彿從其中看見了一整個即將到來的雨季。